

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¹ 借名流隐括全文²

人生南北多歧路³，将相神仙，也要凡人做。○陈评：神

1. 楔(xiē)子：《说文·木部》：“楔，櫜(jiān)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木工于枘凿相入处有不固，则斫木札楔入之，谓之櫜。”

即用来塞紧器物的小木橛，上粗下锐。后被戏曲、小说作品所借用。元杂剧在一本四折之外增加的小段落就称为楔子。一般置于四折之前，也有用在四折之中。至于小说中的楔子，则类似话本中的“入话”，通常放在小说篇首，用以引出正文。正如金圣叹所说：“楔子者，以物出物之谓也。”敷(fū)陈：卧本作数陈，“数”当为敷。铺叙、陈说。《淮南子·要略》：“分别百事之微，敷陈存亡之机。”范宁《谷梁传集解序》：“于是乃商略名例，敷陈疑滞，博示诸儒异宗之说。”

2. 名流：著名人士。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：“孙兴公(孙绰)、许玄度(许询)皆一时名流。”《梁书·何逊传》：“沈约亦爱其文，尝谓逊曰：‘吾每读卿诗，一日三复，犹不能已。’其为名流所称如此。”此处指小说中出现的理想人物王冕。隐括：本作櫜括(kuò)，也作“櫜括”、“隐括”、“櫜栝”，原为矫正竹木弯曲的工具。《荀子·性恶》：“故枸木必将待櫜括蒸矫然后直。”《淮南子·修务》：“木直中绳，揉以为轮，其曲中规，櫜括之力。”引申为就文章的内容、情节，加以剪裁或修改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镕

仙亦是人所造出的。百代兴亡朝复暮，江风吹倒前朝树。功名⁴富贵无凭据，○黄评：一篇主意。费尽心情，总把流光误。○齐评：全书主脑。○约评：真乃唤醒梦梦。○童评：绝妙好辞，唤醒尘梦。○陈评：神仙将相，凡人做得；功名富贵，自然人人求得。然身外之物毕竟是过眼云烟，瞬息即逝。此乃个中人觉醒之语。浊酒⁵三杯沉醉去，水流花谢知何处？

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⁶。○黄评：固系常谈，而先生之

裁》：“蹊要所司，职在铨裁，槩括情理，矫揉文采也。”此处指用历史名人王冕的事迹加以改写，借以表露作者的意图和小说的主旨。

3. 歧路：岔路。《释名·释道》：“二达曰歧旁，物两为歧，在边曰旁。此道并通出似之也。”《列子·说符》：“杨子之邻人亡羊，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。杨子曰：‘嘻！亡一羊，何追者之众？’邻人曰：‘多歧路。’”《淮南子·说林》：“杨子见逵路而哭之，为其可以南，可以北。”逵路，即歧路。此处谓人之一生发展道路很多，不限于一条。

4. 功名：原指功绩和声名。《荀子·强国》：“上下一心，三军同力，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。”科举时代，则称以考试取得的科第（秀才、举人、进士等）为功名。

5. 浊酒：质量不高的酒。左思《魏都赋》：“清酤如济，浊醪如河。”济水清，河水浊，故以济、河喻酒的清浊。浊醪，即浊酒。

6. 老生常谈：《三国志·魏志·管辂传》：“此老生常谭（谈）。”

书非常谈也。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，但世人一见了功名，便舍着性命去求他，及至到手之后，味同嚼蜡⁷。

○天二评：无论到手不到手，口里说说也香。到味同嚼蜡时，已是醒过来了，能有几人？否则恐甘蔗渣儿尚要嚼了又嚼也。○约评：袁子才先生有诗云：“明知过后原如梦，争奈当场欲上天。”此之谓也。自古及今，那一个是看得破的！○黄评：自有天地以来于今为烈。○天一评：无论得不得，嘴里说说也好。○童评：立言为三不朽之一，著书原所以劝世也。○陈评：岂但是书中人物。

虽然如此说，元朝末年，也曾出了一个嵌崎磊落⁸的人。这人姓王名冕⁹，○黄评：高人隐士非必定取王冕，以正文托之明

指老书生反复诉说、一无新意的话语。

7. 味同嚼蜡：《楞严经》卷八：“我无欲心，应汝行事，于横陈时，味如嚼蜡。”意谓人无欲心，无论所行何事，皆毫无滋味，没有意思。又引申指文章、说话枯燥无味。叶燮《原诗》卷一：“本无奇意，而饰以奇字……味如嚼蜡，展转未竟，但觉不堪。”

8. 嵌崎（qīn qí）磊落：又作嵌崎历落。嵌崎，原指山高深峻，所谓“生深山之茂林，处崭岩之嵌崎”（王延寿《王孙赋》，见《初学记》）。用以比喻人之品格卓异、杰出不群。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：“周伯仁（顗）道桓茂伦（彝），嵌崎历落可笑人。”

9. 王冕（约1287—1359）：元末著名的诗人、画家。浙江诸暨人，字元章，号煮石道者、闲散大夫、饭牛翁等。《明史》卷二八五有传，

代，时世相近耳。○陈评：王冕，历史上实有其人，以书画闻名于世。宋濂、朱彝尊等先后为之作传。惟《儒林外史》中之王冕乃作家所塑造之文学形象，不可处处以史实推求。在诸暨县乡村里住。七岁上死了父亲，○天二评：据《曝书亭集·王冕传》：“父命牧牛陇上，潜入塾听村童诵读，暮亡其牛，父怒挞之。”不云早孤。此处不可以诬先贤。岂传闻异耶？《明史》传与朱集略同。（天一评“诵读”作“诵书”；“传闻”作“所闻”；无末句）○平步青评：如本《传》，则叙次不能一线。故云父歿。非诬先贤，亦非传闻异也。○童评：《儒林外史》一书，着眼在功名富贵四字，开篇先写一不贪功名、不慕富贵之王元章，以为儒林中之规矩绳墨。有守规矩、准绳墨者，为儒林中之正士；有背规矩、废绳墨者，为儒林中之败类，有未尽合乎规矩绳墨而不远离乎规矩绳墨者，为名流、为豪侠；有并不道夫规矩绳墨而仍不失为规矩绳墨者，为畸人，为高僧。此儒林中之大较也。至若不可无一，不能有二，列于儒林之中，超乎儒林之上，则当首推我煮石山农¹⁰也。他母亲做些针指¹¹，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。看看三个年头，王冕已是十岁了。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：“儿啊，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。只

极简略。其为画，擅长于以胭脂作没骨体，亦善写竹石。亦能刻印，相传用花乳石作印材，自其始。其为诗，存《竹石斋集》。

10. 煮石山农：即王冕。王冕，字元章，号竹斋、煮石山农，亦号食中翁、梅花屋主等。

11. 针指：为“针黹”俗称，即针线。

因你父亲亡后，我一个寡妇人家，只有出去的，没有进来的；年岁不好，柴米又贵；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¹²，当¹³的当了，卖的卖了；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，如何供得你读书？如今没奈何，把你雇在间壁人家放牛，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，你又有现成饭吃，只在明日就要去了。”○黄评：是小说入手法。王冕道：“娘说的是。我在学堂里坐着，心里也闷，不如往他家放牛，倒快活些。假如我要读书，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。”○黄评：此句必不可少。○齐评：出语便是不凡。○天一、二评：善体亲心，是谓孝子。情愿放牛的也多，只无底下两句。（天一评前半原批于“倒快活些”下）○童评：自小便有志气，到大来形端表正，识见日就高超，色色有异乎人处。○陈评：放牛快活，是宽慰慈母；带书去读，是述明志向。先母后己，可觐知其后处事为人。寥寥数语，写得分明。当夜商议定了。

第二日，母亲同他到间壁秦老家。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，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，指着门外道：“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¹⁴，便是七泖湖。湖边一带绿草，

12. 家伙：指日常使用的家具、器物。

13. 当（dàng）：即典当。指将土地、房产、金银器物抵押给当铺以取得款项，到期付息赎回；过期不赎，则为当铺所有。

14. 两箭之地：古人常以箭的射程度量较近的距离。一箭的射程约

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¹⁵；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，十分阴凉。牛要渴了，就在湖边上饮水。小哥，你只在这一带顽耍，不必远去。○黄评：好世界。○天一评：好所在，我亦欲从王先生游。○童评：湖边无限雅景，高人足以优游，倦则枕书牛背，渴则饮水清流。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，是不少的；每日早上，还折¹⁶两个钱，与你买点心吃。只是百事勤谨些，休嫌怠慢¹⁷。”○陈评：饭点不缺，足见厚道；要求凡事勤谨，又见其善于持家人。他母亲谢了扰¹⁸要回家去，王冕送出门来，母亲替他理理衣服，○黄评：闲处写得入情。口里说道：“你在此须要小心，休惹人说不是；早出晚归，免我悬望¹⁹。”○黄评：慈母。○天一评：简净。王冕应诺，母亲含着两眼眼

在一百二十步到一百五十步之间。两箭之地，指二三百步的距离。

15. 打睡：即睡觉。《五代史平话·汉史》卷上：“谁知道知远在他庄门上打睡。”

16. 折：即折算，折合、换算之意。

17. 怠慢：轻慢，不恭敬。《史记·张苍传附申屠嘉》：“是时丞相入朝，而（邓）通居上旁，有怠慢之礼。”

18. 扰：此处指受人财物、饮食。司马光《书仪·吊酹》：“凡吊及送丧葬者，必助其丧事而勿扰也。”旧注：“扰，谓受其饮食财物。”

19. 悬望：悬念想望。

泪去了。○天一评：读至此不知何以堕泪。○陈评：之所以含泪，一则王冕尚年幼，此际方十岁；二则应是求学之年，为生计所迫，却去放牛，以此含泪。真所谓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也。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，每到黄昏回家，跟着母亲歇宿。或遇秦家煮些腌鱼、腊肉给他吃，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，递与母亲。○黄评：写王冕之孝，盖未有不孝而可称名士者。○天二评：读至此不知何以下泪。○约评：我亦要堕泪。每日点心钱，他也不买了吃，聚到一两个月，便偷个空，走到村学堂里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²⁰，就买几本旧书。○陈评：旧书，必非时文。日逐²¹把牛拴了，坐在柳阴树下看。○天二评：我见扫室延师而学生与书为仇，其材乃不及王先生所放者不知凡几！噫嘻！（天一评“凡几”两字前多“不知”二字）○约评：闯学堂的书客，只怕无甚么好书买。○童评：每日两个钱，不买点心吃，却积聚起来买旧书读。读书真胜于吃点心也。○陈评：鱼肉供养老母，柳阴下读旧书，正与前文放牛快活，带书去读回环映照。弹指²²又过了三四年。王冕看书，心下也着实明白了。○天一、二评：“着实”两字见不是当口头说话。○黄评：加着实二字，以见王冕学之所由

20. 闯学堂的书客：到私塾、学堂里兜售书籍、文具的流动商贩。

21. 日逐：逐日，每天。

22. 弹指：“一弹指”的省语，意谓极短的时间。《翻译名义集·时分·刹那》：“俱舍云：‘壮士一弹指顷六十五刹那。’”

来。○陈评：“着实明白”，是真“明白”。下文说其贯通天文、地理、经史，正坐实此“着实明白”一句。那日正是黄梅时候，天气烦躁，王冕放牛倦了，在绿草地上坐着。须臾，浓云密布，一阵大雨过了。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，渐渐散去，透出一派日光来，照耀得满湖通红。湖边上山，青一块，紫一块，绿一块。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，尤其绿得可爱。○齐评：写眼前景物透亮之至。似俗而甚雅也。湖里有十来枝荷花，○黄评：入学画。苞子上清水滴滴，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。○天一评：画所不到。此文人之笔毕竟高于画家。○童评：陆离光怪，对此能使画理自深。王冕看了一回，心里想道：“古人说‘人在画图中’，其实不错。○陈评：即将出场的三客必无王冕此时感受，心境不同，景色亦异。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²³，把这荷花画他几枝，也觉有趣。”又心里想道：“天下那个学不会的事，○齐评：正所谓：‘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’○天一评：此句宜正告天下后世没志气的人。○天二评：请以正告天下没志气人。我何不自画他几枝？”

正存想间，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²⁴，挑了一担食盒²⁵来，

23. 画工：指以绘画为终身职业的艺术工人，又称“丹青师傅”。

24. 夯（hāng）汉：粗壮有力的汉子，多指旧时干体力活计的人。
第四回“小儿蠢夯”的“夯”，读作 bèn，同“笨”。

25. 食盒：盛装食品、食具的竹木制品，一般分两三层，上有提梁，

手里提着一瓶酒，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，来到柳树下，将毡铺了，食盒打开。○天一评：那里仿来这些雅兴。那边走过三个人来，○陈评：“三个人”非无姓名，乃因此类人滔滔皆是，不必一一出其姓氏名字。头戴方巾²⁶，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²⁷，两人穿元色直裰²⁸，都有四五十岁光景，手摇白纸扇，缓步而来。○黄评：何其风雅，但不可开口耳。○童评：彼伦如斯²⁹游览，自以为雅极矣。其奈开口即俗乎？可惜一番佳景，遭此俗物点污。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，来到树下，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，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——他想是主人了○陈评：“他想”，着一“他”字，乃点明王冕正冷眼旁观。——坐

以供提、挑之用。

26. 方巾：旧时称软帽为“巾”，方形，后垂二带，为明朝有秀才以上功名的人所戴。据《三才图会·衣服》：“方巾，此即古所谓角巾也。制同云巾，特少云文。相传国初服此，取四方平定之意。”第二十回中的“方巾”，则指婚礼时新娘头上覆盖的红方帕。

27. 直裰（duō）：古人回家所着的便服，斜领大袖、四周镶边的长袍。王世贞《觚不觚录》：“腰中间断以一线道横之，谓之‘程子衣’；无线道者则谓之道袍，又曰直掇。”直掇，即直裰。

28. 元色：黑色，古曰玄色，清朝因避圣祖康熙帝玄烨讳，改“玄”为“元”。下文玄武湖改元武湖，同此。

29. 彼伦：彼，那些；伦：粗俗，即那些粗俗的人。
如斯：意为“像这样”或“如此”。

在下面把酒来斟。吃了一回，那胖子开口道：“危老先生回来了。○黄评：不料其开口便俗。却是先生著书本意。○齐评：非大老不开口，是此书行派。○天一评：开口就是一尊大神佛。新买了住宅，○陈评：住宅“新”买，暴发也。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，○天二评：据《传》，晁北至燕京，翰林学士危素居钟楼街，一日，骑过晁，晁揖之，不问名姓，忽曰：‘公非住钟楼街者耶？’此即借其事影射。（天一评‘名姓’作‘姓名’）值得二千两银子。因老先生要买，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，图个名望³⁰体面。○齐评：卖屋也讲势利，可谓奇谈。○陈评：卖屋亦求名，名之侵蚀人心深矣！前月初十搬家，太尊³¹、县父母³²都亲自到门来贺，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。街上的人那一个不敬！”○黄评：雨后郊游小饮，极是雅事，不料开口一俗至此。却

30. 名望：名誉声望。

31. 太尊：明清时代，地方行政区划分为省、府、州、县；府、州的长官叫知府、知州，因其地位相当于古时的太守，所以尊称为太尊。

32. 县父母：知县的尊称。宋代派遣中央官员到地方去做官，负责一县的行政事务（有时也兼管军事），称“权知某县事”。明代才正式定名知县，清代沿用不改。因知县是直接管辖人民的官员，如同一家之长，所以尊称为县父母、父母官，下文“老父台”也是同样意思。

难得一副笔墨写得雅俗各见。○天一评：已伏后文。○陈评：三人面对七泖湖景观，却视而不见。胖子心热于危之声势，切望攀结。那瘦子道：“县尊是壬午举人³³，乃危老先生门生³⁴，这是该来贺的。”○陈评：瘦子点明老危与县尊乃师生，“学者”之声势可见。那胖子道：“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，而今在河南做知县。○黄评：此必是谎。前日小婿来家，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³⁵，这一盘就是了。○天一评：鹿肉为证河南知县是实。这一回小婿再去，托敝亲家写一封字³⁶来，去晋谒晋谒³⁷危老先生。他若肯下乡回拜，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，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。”○天一评：危老是乡户驴猪都总甲³⁸。

33. 壬午举人：明清两代称乡试中式（录取）者为举人。当时科举制度规定三年举行一次乡试，逢子、卯、午、酉年举行，某年举行即称某科，“壬午举人”即指壬午科考取的举人。

34. 门生：明清两朝科举考试中式者，对主考官（主考、房考）自称门生。清初为防止主考、门生相互攀结分门立户，曾一度不许自称“门生”，中式者乃自称“受业”。

35. 见惠：对别人赠物与己的客气说法。

36. 字：此处指用文字写成的字条、短柬或凭据。第七回中所云“还不曾许字人家”，则指女子许嫁。

37. 晋谒（yè）：进见，拜见。

38. 都总甲：在明清时期的保甲制度中，“都”和“甲”是两个重要的组织单位。其中，“都”为最高一级组织，通常出现在明中后期

○童评：一个胖子，一个精子，做瘦子，三子虽不同貌，其趋一也。一者何也？曰俗也。卖弄亲家也是知县，卖弄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。恐怕人家不信，又指干鹿肉以证实之。要仗女婿转托亲家，要仗亲家函托危素，要仗危老先生的声势，去吓乡户的驴和猪。这套谈风，元章闻之欲呕。那瘦子道：“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。”○陈评：语云学而优则仕，既仕当然学优，自然是“学者”了。但着一算字，则未见十分推许。那胡子说道：“听见前日出京时，皇上亲自送出城外，携着手走了十几步，危老先生再三打躬³⁹辞了，方才上轿回去。看这光景，莫不是就要做官？”○黄评：阅此能不喷饭否？一部书皆用此诀。○齐评：乡下人讲京城口气真是如此。直映到后数十回五河县人说彭乡绅站在朝廷暖阁里办事等语。○天一评：胡子半日不开口，果然一开口又高出胖、瘦二人之上。○童评：胡子这几句话，不知作者如何描摹得尽态极妍。我知其拈毫落纸时，自己也要笑将出来。全书中如此类者尚多，作者必然写一回，笑一回。卒读书者得乐人之乐，转羡着书者先自乐其乐也。○陈评：功名富贵皆由“官”来。送危素出城，与后文拍了彭老四一下，异曲同工。三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

嘉、万年间（1522-1620年）的土地清丈运动中，是一种实体性的组织单位。而“甲”则是基层的组织单位，通常按户或人口划分。在这种制度下，“总甲”则是一种职役人员，负责维护乡里治安、警防贼盗等职责。因此，“都总甲”可能指的是在某个“都”级组织单位中担任“总甲”职务的人员。

39. 打躬：弯下身子作揖，表示尊敬。

说个不了。○陈评：“你一句，我一句”，全是热衷之言、庸俗之言、无知之言、不懂装懂之言。参透此三人之言，方可领悟书中同类人物之言。

王冕见天色晚了，牵了牛回去。○天一、二评：“牵了牛回去”，冷极。盖王先生不曾听也，只是牵牛回去。○陈评：牵牛自回，乃看腻、听厌之举。王冕之冷，正反衬三人之热。自此，聚的钱不买书了，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⁴⁰之类，学画荷花。○黄评：元章善画梅。此不过借荷花引出时知县耳。初时画得不好，画到三个月之后，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，只多着一张纸，就像是湖里长的，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。○童评：对花写照，天然活色生香。乡间人见画得好，也有拿钱来买的。○童评：乡间人看见画得像，便道是好，争着拿钱来买，当做一件玩意儿，岂真知宝贵哉？王冕得了钱，买些好东好西⁴¹孝敬母亲。一传两，两传三，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

40. 铅粉：一种白色颜料，可用作涂面的化妆品，也可作绘画的颜料用。

41. 好东好西：即好东西，指各种好的食品。

骨花卉⁴²的名笔⁴³，争着来买。到了十七八岁，不在秦家了，每日画几笔画，读古人的诗文，渐渐不愁衣食，母亲心里欢喜。○童评：元章借作甘旨之奉，故不惮烦。

这王冕天性聪明，年纪不满二十岁，就把那天文、地理、经史上的大学问，无一不贯通。○天一评：全书诸名士开山祖师，却又非虞、庄、杜诸人所及。○陈评：“大学问”不同于后来的八股举业，此乃王冕之所以被作者视为士子楷模、置于全书之首的缘故。但他性情不同，既不求官爵，又不交纳⁴⁴朋友，○黄评：此两层皆正文反面。终日闭户读书。○齐评：求官交友不过“富贵功名”四字中事耳。○童评：真潇洒，真高雅，淡泊本乎天性，见解别有会心。○陈评：此乃真读书，与以读书为功名富贵之

42. 没骨花卉(huì)：我国传统花卉画的一种画法。直接用颜色绘成花叶，而没有“笔骨”（即用墨线勾勒轮廓）。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》载，此种画法始于五代徐熙、徐崇嗣祖孙，其实徐崇嗣只是“效诸黄之格”而已，即效法黄筌。《宣和画谱》著录有黄筌《没骨花枝图》一件；《洞天清录集》评黄筌之画说“真似粉堆，而不作圈线”，即没骨画法。

43. 名笔：原指好文章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：“乐令（广）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，将让河南尹，请潘岳为表……潘直取错综，便成名笔。”此处谓好画家、有名画家。

44. 交纳：结交。

敲门砖者不同。又在《楚辞图》⁴⁵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，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，一件极阔的衣服；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，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，他便戴了高帽，穿了阔衣，执着鞭子，口里唱着歌曲，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，到处顽耍，○黄评：此皆王元章实事。○天二评：此元章实事，见本传。固是目空千古，然安知无借此邀名者？不足为训。（天一评“本传”作“传中”；“不足为训”在“然”之后；“借此”作“就此”）○约评：此段却未免有些做作。○童评：比板舆奉母⁴⁶者，胸襟更是不同。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，他也不放在意下。○陈评：“高帽”“阔衣”毕竟是远古服饰，不免造作矫情，但却由愤世所致，与作者在后文中所表露之思想情绪相同。只有隔壁秦老，虽然务农，却是个有意思的人；○黄评：写秦老以衬元章。因自小看见他长大，如此不俗，○齐评：秦老亦复不俗。○童评：秦老敬爱元章，道他不俗，可知秦老亦必不俗，自非庸流，异乎危素。所以敬他，爱他，○陈评：年幼之时怜惜厚待，成人之后既

45. 《楚辞图》：指以屈原作品《楚辞》诗意所作的画图。明末著名画家浙江诸暨人陈洪绶曾作《九歌图》《屈子行吟图》等。王冕虽与陈洪绶同乡，时代却早，此处所叙为小说家言，不必以信史考求。下文“屈原衣冠”，即指画图中屈原所穿戴的高冠、阔衣。

46. 板舆，一作“版舆”，古代一种用人抬的代步工具；多为老人乘坐。晋人潘岳在《闲居赋》中自述奉母，有“太夫人乃御版舆”语，后世因以“板舆”或“版舆”作为居官奉养父母之典。

敬又爱。秦老固是识人，亦王冕自身足以受之。时时和他亲热，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。

一日，正和秦老坐着，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头戴瓦楞帽⁴⁷，身穿青布衣服。秦老迎接，叙礼坐下。这人姓翟，是诸暨县一个头役⁴⁸，又是买办⁴⁹。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，叫他干爷，所以常时下乡来看亲家。○天二评：秦老只身分是如此，若说亦是高人则成俗笔矣。（天一评“只是”作“只”，前多“身分”；“则”后多“成”字）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，杀鸡，煮肉，○陈评：烹茶、杀鸡、煮肉，均在“慌忙”中吩咐。秦老虽敬爱王冕，从未曾如此礼待，头役毕竟不同书生。乡间殷实老汉不能不为自身利害计，不可苛求于他。款留⁵⁰他，就要王冕相陪。彼此道过姓名，那翟买办道：“这位王相公，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？”秦老道：“便是了。亲家，你怎得知道？”翟买办道：“县里人那个不晓得！因前日本

47. 瓦楞帽：顶端折叠成瓦楞形的帽子，是明代平民百姓常戴的一种帽子。

48. 头役：衙门中身份较高的差役，后文的“头翁”，是其谑称。

49. 买办：衙门中负责采购、杂务的差人。第二十八回老和尚说的“买办”，则为私宅仆役。

50. 款留：殷勤留客。

县老爷吩咐，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⁵¹送上司，此事交在我身上。○陈评：虽不求闻达，但声名已传扬。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，故此一径来寻亲家。今日有缘遇着，王相公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。○天一评：亲家面上卖一个大人情。在下⁵²半个月后，下乡来取。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⁵³的银子，一并送来。”秦老在旁，着实撺掇⁵⁴。○黄评：自是好意。○童评：元章以画没骨花出名，知县要画花卉册送人，翟买办知道有润笔银子可以打个后手，所以高兴，非为照顾元章而讨好知县也。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，只得应诺了。○黄评：因此屈不过情，非元章昧昧。○天一评：本不愿画也。○陈评：秦老撺掇，望其从此发迹，不失此一机遇；王冕应诺，乃报答秦老一向厚爱，两不相干。回家

51. 册页：分页装裱成册的书画小品或碑帖，以“开”为计数单位，常以木板做面和底，便于保存和案头观赏。单片的册页亦可装配镜片，以悬挂观赏。

52. 在下：对人自称的谦词。

53. 润笔：赠送别人撰文作画的报酬，略似今日之稿酬。《隋书·郑译传》：“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，高颍戏谓译曰：‘笔干。’译答曰：‘出为方岳，杖策言归，不得一钱，何以润笔。’”唐宋翰苑官员草制除官公文，例奉润笔财物。

54. 撺掇（cuān duō）：怂恿、劝诱。朱熹《朱文正公集·答陈同甫书》：“奉告老兄，且莫相撺掇，留取闲汉在山里咬菜根。”

用心用意画了二十四幅花卉，○陈评：本不愿画，但既然应诺，则“用心用意”为之。其时思虑如何，读后文便知。都题了诗在上面。翟头役禀过了本官⁵⁵，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。○童评：时知县肯出二十四两银子，亦是看这花卉画得像，与乡间人一般见识。○陈评：前云“几两”，后云“二十四两”。前含糊，后明白，正写出头役手段。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，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，将册页取去。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，送与危素，作候问之礼。

危素受了礼物，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。○陈评：只看册页，毕竟是“学者”。爱玩不忍释手。○童评：看了册真，要不释手，危素是个赏鉴家。次日备了一席酒，请时知县来家致谢。当下寒暄⁵⁶已毕，酒过数巡，危素道：“前日承老父台所惠册页花卉，还是古人的呢，还是现在人画的？”○黄评：题诗在上面，不写年号，又无名字，是不愿画。○天二评：新旧不识，眼色平常。（天一评“识”作“辨”）○童评：观危素一问，知画册上面但题诗而不落款，益显元章之高。○陈评：不知今古，老危虽是“学者”，眼色自是平庸。不题款识，王冕吟诗作画虽是用心用意，但却不是攀附老危“名位”。时知县不敢隐瞒，便道：

55. 本官：当事人的长官，此指翟头役的上司、诸暨知县时仁。

56. 寒暄：原指冬季和夏季。此处指相见时互道天气冷暖，作为应酬交际之词。

“这就是门生治下⁵⁷一个乡下农民，叫做王冕，年纪也不甚大，想是才学画几笔，难入老师的法眼⁵⁸。”○黄评：轻之甚。○童评：观知县一答，但晓得册页可以送礼，不晓得画为何物，愈见时仁之俗。○陈评：年轻、初学、乡农，难入法眼云云，正是“门生”不知“老师”将如何评价口吻。危素叹道：“我学生⁵⁹出门久了，故乡有如此贤士，竟坐不知⁶⁰，可为惭愧。○齐评：此二语抑何高也，合下二语写之，可谓曲尽神吻。此兄不但才高，胸中见识大是不同，将来名位⁶¹不在你我之下。○黄评：写危素自不俗，然但以名位相许，便不知王冕，又不得谓之不俗，貳臣心胸不过如是。○天一、二评：不信危老能作此语。然但

57. 治下：封建官吏称自己所管辖的区域。此处指时仁任知县的诸暨。

58. 法眼：佛教称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为五眼。佛眼为如来之眼，无事不知，无事不见。法眼则次于佛眼，能见实相，所谓“法眼观察，究竟诸道”（《无量寿经》下）。借指卓越精深的眼力。

59. 学生：封建官员自称的谦词。主考官对自己所取录的门生，也习惯其自称学生。

60. 竟坐不知：坐，犯罪。意谓竟然犯了不明情况的过错，此乃官场的客套话。

61. 名位：名号地位，即官职。


以名位相许，是此兄胸中见识未蒙明鉴。○童评：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，未尝不同。○陈评：七泖湖边的胡子以“官”许危素，危素却以“名位”归王冕，前后相映成趣。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？”时知县道：“这个何难？门生出去，即遣人相约。他听见老师相爱，自然喜出望外了。”○陈评：以己度人。说罢，辞了危素，回到衙门，差翟买办持个侍生帖子⁶²去约王冕。

翟买办飞奔下乡，到秦老家，邀王冕过来，一五一十向他说了。○童评：翟买办飞奔下乡，一到秦家，即邀王冕，忙得满头大汗，兴匆匆的说明缘故，把一个天大人情送将来，不料被元章兜头一勺冷水，浇得他冰炭消解。狗腿公人脸，那得不顿时改变。○陈评：“飞奔”、“一五一十”直是报子一般。王冕笑道：“却是起动⁶³头翁，上覆县主老爷，说王冕乃一介⁶⁴农夫，

62. 侍生帖子：侍生，明清时代士大夫对前辈的自称。地方官拜访乡绅，拜帖上一般也写“侍生”，以示“尊贤”之礼。帖子，指名帖，类似今日的名片，最早削木为之，后改为纸制，为官员士绅往来交际通报姓名之用。

63. 起动：劳驾之意。

64. 一介：一个，多表自谦之语。《国语·吴语》：“勾践请盟：一介嫡女，执箕箒，以咳姓于王宫；一介嫡男，奉盘匱，以随诸御。”韦昭注：“一介。一人。”

不敢求见。这尊帖也不敢领。”○黄评：大非所料。翟买办变了脸○陈评：已热人冷，必然有此一“变”。道：“老爷将帖请人，谁敢不去！况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，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？○齐评：三字的是头役口气，抑何摹写入神至此。○约评：是，是，不敢不敢。○童评：老爷将帖请人不去，真是从来未有之事。论理，见过老爷，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！○天一评：看他理直气壮。如何走到这里，茶也不见你一杯，○陈评：无任何招待，更遑论银钞，难怪变脸。却是推三阻四，不肯去见，是何道理？○黄评：写差役实是差役。叫我如何去回覆得老爷！难道老爷一县之主，叫不动一个百姓么？”○黄评：先说“请”，此又说“叫”。【11】○陈评：一口气五声“老爷”，确是头役口吻。唯“老爷”吓不倒王冕，奈何？王冕道：“头翁，你有所不知。假如我为了事，老爷拿票子⁶⁵传我，我怎敢不去？如今将帖来请，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，我不愿去，老爷也可以相谅。”○天二评：此等说话，危若先生、时知县尚不懂，无怪翟买办发急。○约评：王冕对翟买办一篇话，是从闵子翁蹇费宰一节脱来。翟买办道：“你这都说的是甚么话！票子传着倒要去，帖子请着倒不去！○齐评：真是闻所未闻。这不是不识抬举了？”○天二评：君召之役，则往役；君欲见之，不往见之。○黄评：如此不识抬举人却难得。秦老劝道：

65. 票子：官府派差役办事的书面凭证。此处指传票。

“王相公，也罢，老爷拿帖子请你，自然是好意，你同亲家去走一回罢。自古道‘灭门的知县’⁶⁶，○陈评：秦老所云“灭门的知县”，王冕之母亦云“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”，应相互参看，可以觐知作者对“官”之态度。你和他拗⁶⁷些甚么？”○黄评：写秦老却又正当如此。王冕道：“秦老爹，头翁不知，你是听见我说过的。不见那段干木、泄柳⁶⁸的故事么？我是不愿去的。”○黄评：一句话即见元章自处之善。翟买办道：“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，叫拿甚么话去回老爷？”秦老道：“这个果然也是两难评：若要去时，王相公又不肯；若要不去，亲家又难回话。我如今倒有一法，亲家回县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，只说他抱病在家，不能就来。一两日间好了就到。”○陈评：纠葛需要解人，秦老本非可有可无

66. 灭门的知县：灭门，全家被杀，此语谓封建官僚能使管辖下的小民家破人亡。杨穆《西墅杂记》：“宣德间，慈溪一县令谓群下曰：‘汝不闻谚云灭门刺史，破家县令乎？’”

67. 拗（ào）：违背、不顺从。

68. 段干木、泄柳：段干木，战国初年魏国人。姓段干，名木。原为晋的市侩，求学于子夏。魏文侯授以爵禄官职，则不受，越垣而避。文侯乘车过其门，必伏轼致敬。泄柳，春秋时鲁国人，一名子柳。鲁穆公要见他，他却闭门不纳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“古者不为臣不见。段干木逾垣而避之，泄柳闭门而不纳。”

角色，此时更不可或缺。翟买办道：“害病，就要取四邻的甘结⁶⁹！”○齐评：是当衙门人衣食饭碗。○天二评：头翁声口。○约评：可见衙门的规矩利害。○黄评：如闻其声。彼此争论了一番，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，○陈评：火到猪头烂。又暗叫了王冕出去问母亲秤了三钱二分银子，送与翟买办做差钱，○黄评：不知段干木当日曾如此否？一笑。方才应诺去了，○陈评：钱到公事办。回覆知县。

知县心里想道：这小厮⁷⁰那里害甚么病！想是翟家这奴才，走下乡狐假虎威，○黄评：自命为虎。着实恐吓了他一场。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，害怕不敢来了。○天二评：知县可谓尽心焉尔矣。○黄评：果然怕虎不敢来。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，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，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⁷¹，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。他看见赏他脸面，断不是

69. 甘结：《六部成语·吏部》：“凡官府断案即完，或将财物令事主领回者，均命本人作一情甘遵命之据，上写花押。谓之甘结。”

70. 小厮：做杂役的年轻仆人。此处是时仁对王冕的蔑称。

71. 疲软：和后文的“勤敏”，均是封建官场的考绩用语。《新唐书·关播传》：“李希烈叛，帝以汝州据贼冲，刺史疲软不胜任，播盛称（李）元平，帝召见，拜左补阙。”此处指软弱无能、办事不力。《六部成语·吏部》释“罢软”曰：“无力曰软，迟延曰罢（同疲）。”

难为他的意思，自然大着胆见我；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，却不是办事勤敏？○齐评：一反一正，做知县人遇事都如此细心。

○陈评：非为王冕，乃为自己“勤敏”。又想道：一个堂堂县令，屈尊⁷²去拜一个乡民，惹得衙役们笑话。○陈评：有此想法，极其自然。一折。又想道：老师前日口气，甚是敬他；老师敬他十分，我就该敬他一百分。○陈评：自我解释，亦合情理。二折。况且屈尊敬贤，将来志书⁷³上少不得称赞一篇。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⁷⁴，有甚么做不得！○齐评：面面都到。

○天二评：有此三折，见得下乡非易。就一个乡民身上博取能员名宦，其志量不小。○约评：恶劣令人欲呕。○黄评：尚知好名。今也则无。○陈评：希冀入志，可见其妄。三折。当下定了主意。

○陈评：经此三折，方“定了主意”。如此三折，正毕现其心态。

次早，传齐轿夫，也不用全副执事⁷⁵，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

72. 屈尊：意谓委屈位尊者。《诗·小雅·蓼肃》：“偁革冲冲。”孔颖达疏：“屈己之尊，降接卑贱。”此处指身为知县的时仁，不惜委屈自己去拜望身份卑贱的王冕。

73. 志书：原指记事之书。后则专称记述一地历史沿革、疆域范围、物产、人物的书籍，即地方志，有省志、府志、县志。此处指浙江诸暨县志。

74. 勾当：事情。原无贬义，今日则多指坏事。

75. 全副执事：执事，仪仗。全副执事，全套仪仗。明清两代，知

军牢⁷⁶，翟买办扶着轿子，一直下乡来。乡里人听见锣响，
○黄评：敲锣求贤，宜贤之吓走矣。一个个扶老携幼，挨挤了
看。○陈评：虽不用全副执事，也够热闹。轿子来到王冕门首，
只见七八间草屋，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。翟买办抢上几步，
忙去敲门。敲了一会，里面一个婆婆，拄着拐杖出来说道：
“不在家了。○陈评：一热一冷，映现出时仁与王冕毕竟是两种
人物。尚未闻头役寻何人，却先云“不在家了”，显系其子所嘱。
从清早晨牵牛出去饮水，尚未回来。”○天二评：好在不问何
人。○黄评：其母如此声口，闻锣声避去可知。翟买办道：“老
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。○天二评：案传云，高邮申屠
𠄎任𠄎B兴理官，遣吏自通。谢不见。乃造其庐，执礼甚恭。岁余
投书谢𠄎o东游。是岂即其人欤。○平步青评：诸暨县令，据传乃绍
兴司理高邮申屠𠄎o。怎的慢条斯理！快快说在那里，我好去
传！”○黄评：妙在总谓之“传”那婆婆道：“其实⁷⁷不在家

县正式出行的全副执事有：开道锣、蓝伞（后改红伞）、掌扇（一名遮阳）各一，棍、槊、肃静牌各二，青旗四。如果不是正式出行，则只有锣、伞。

76. 红黑帽夜役军牢：官员出行时走在前面喝道、坐堂时站在两边排班的差人，后来统称堂役，见郝懿行《晋宋书故》。

77. 其实：实际情况。《后汉书·黄琼传》：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”此处意谓王冕确实不在家。

了。不知在那里。”说毕，关着门进去了。○天二评：与乃郎之“牵了牛回去”同。○黄评：火热还他冰冷。○陈评：不待答言而关门：坚拒之。说话之间，知县轿子已到。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：“小的传王冕，不在家里。请老爷龙驾⁷⁸到公馆⁷⁹里略坐一坐，小的再去传。”○陈评：连用四个“传”字，的是头役口吻。但直到此刻，仍未体察“老爷”亲自下乡之用心。头役虽有手段，却不如县尊精明。扶着轿子，过王冕屋后来。屋后横七竖八几棱窄田埂，远远的一面大塘，塘边都栽满了榆树、桑树。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，又有一座山，虽不甚大，却青葱，树木堆满山上。约有一里多路，彼此叫呼，还听得见。○天二评：令我宛然身到王先生所居。知县正走着，远远的有个牧童，倒骑水牯牛，从山嘴边转了过来。翟买办赶将上去，问道：“秦小二汉，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那里饮水哩？”小二道：“王大叔么？他在二十里路外的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。○陈评：小二所云“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”，与婆婆所云“清早”即外出，时辰与路程极其吻合，不如此细密，又怎能瞒过知县及买办？而小

78. 龙驾：本指皇帝车驾，此处指翟买办对时知县车乘的谀称。

79. 公馆：此指临时布置起来的供上级官员下巡办公休憩之用的处所。

二所云，亦当为王冕所教。这牛就是他的，央及⁸⁰我替他赶了来家。”○黄评：此亦王冕所教。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。知县变着脸○天二评：与翟买办变脸相对。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必进公馆了！即回衙门去罢！”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，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，又想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，且忍口气回去，○陈评：为“危老师”敬爱，为“危老师”忍气，其实仍为自己。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中抬举⁸¹，再处置他也不迟。○陈评：既然王冕不为己“用”，自然要“处置”。知县去了，王冕并不曾远行，即时走了来家。秦老过来抱怨他道：“你方才也太执意⁸²了。他是一县之主，你怎的这样怠慢他？”○黄评：秦老所见只如此。王冕道：“老爹，请坐！我告诉你，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⁸³，在这里酷虐小民，无所不为。这样的人，我为甚么要相与⁸⁴他？”

80. 央及：请求、恳求。

81. 不中抬举：即不识抬举。抬举，赞扬、器重、提拔。不中抬举，意谓不理解、不珍视别人对自己的好意。

82. 执意：坚持己意。

83. 势要：指有权势、居要职的人。《北齐书·路去病传》：“势要之徒，虽厮养小人，莫不惮其风格。”

84. 相（xiāng）与：此处为结交、奉承的意思。第四回“工房听见县主的相与到了”的“相与”，则是指要好的朋友。

○天二评：说出本怀，见非浪学泄柳、段干。○约评：王先生此处稍露主角。○陈评：至此，王冕方才表明拒见时仁心迹，确实可敬。但他这一番回去，必定向危素说；危素老羞变怒，恐要和我计较起来。○陈评：王冕并非不明世故之呆书生。我如今辞别老爹，收拾行李，到别处去躲避几时。○黄评：见机。只是母亲在家，放心不下。”母亲道：“我儿，你历年⁸⁵卖诗卖画，我也积聚下三五十两银子，柴米不愁没有；我虽年老，又无疾病，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时不妨。你又不曾犯罪，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？”○天二评：人子听者，若犯了罪，便自己躲避也要累母亲。○陈评：老母亦颇有识见。秦老道：“这也说得有理。况你埋没在这乡村镇上，虽有才学，谁人是识得你的？○齐评：秦老识见不俗，却尚未能深知元章所以高绝。作者用笔细如毫发。此番到大邦⁸⁶去处，或者走出些遇合⁸⁷来也不可。○陈评：秦老劝王冕离诸暨去“大邦”，三十二回娄太爷亦劝杜少卿离天长去“大邦”南京。此意在《外史》中反复申述，其原委乃在于作者亦从全椒移居南京之故，小说亦写成

85. 历年：经过多年。

86. 大邦：大地方、大城市。

87. 遇合：遇到赏识自己的人。《史记·佞幸列传序》：“善仕不如遇合。”

于南京。你尊堂⁸⁸家下⁸⁹大小事故⁹⁰，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，替你扶持便了。”○天二评：秦老却难得。乡农中有此义人。王冕拜谢了秦老。秦老又走回家去，取了些酒肴来替王冕送行，吃了半夜酒回去。

次日五更，王冕起来收拾行李，吃了早饭，恰好秦老也到。王冕拜辞了母亲，又拜了秦老两拜，母子洒泪分手。王冕穿上麻鞋，背上行李；秦老手提一个小白灯笼，直送出村口，洒泪而别。秦老手拿灯笼，站着看着他走，走的望不着了方才回去。○天二评：真有人，非泛泛应酬。○陈评：一在屋内，一在村口，一为亲子之情，一为邻里之谊，写法虽不同，但情深如一。王冕一路风餐露宿⁹¹，九十里大站，七十里小站，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。这山东虽是近北省分，这会城⁹²却也人物富庶，房舍稠密。王冕到了此处，盘费⁹³用尽了，

88. 尊堂：对他人母亲的敬称，与令堂、令慈同。陆云《答车茂安书》：“尊堂忧灼，贤姊涕泣，上下愁劳，举家惨戚。”

89. 家下：犹言家中。

90. 大小事故：意谓所有事情。

91. 风餐露宿：在风口吃饭，在露天过夜，形容旅途辛劳。

92. 会城：省会城市，即省城。此处指山东省会济南。

93. 盘费：此处指日常费用所需的银钱。

只得租个小庵门面屋，卖卜测字⁹⁴；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，卖与过往的人。每日问卜卖画倒也挤个不开。

弹指间，过了半年光景。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，○石史评：俗财主当算识者。也爱王冕的画，时常要买，又自己不来，遣几个粗夯小厮，动不动大呼小叫，闹的王冕不得安稳。○陈评：在故乡，有危素、时仁；在客地，有“俗财主”，何处可以“安稳”？王冕生活于斯世，作者亦生活于斯世。王冕心不耐烦，○黄评：如何耐得。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，○天二评：大牛乎，此王先生之总角交，不为辱没富翁。又题几句诗在上，含着讥刺。○天二评：传云，燕京贵人争求画，乃以一幅张壁间，题诗其上，语含讽刺。此亦影射其事。○陈评：对危素、时仁，避而不见；对俗财主，题诗讥刺。同是不满之情，表现则异。也怕从此有口舌⁹⁵，正思量搬移一个地方。○陈评：又欲移居。何处可避？那日清早，才坐在那里，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，在街上过。也有挑着锅的，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；一个个面黄肌瘦，衣裳褴褛。过去一阵，又是一阵，把街上都塞满了。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钱⁹⁶的，问其所以，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，被河水决了，田庐、房舍尽行漂没。这是些逃

94. 卖卜测字：给人测字算卦，是旧时的一种迷信行业。

95. 口舌：纠纷。

96. 化钱：化，募化。指乞讨钱财。

荒的百姓，官府又不管，○黄评：此等事官府几曾管过？○陈评：“官府又不管”，应与前文“灭门的知县”和后文“不要出去做官”对读。只得四散觅食。王冕见此光景，过意不去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河水北流，天下自此将大乱了！○齐评：喟然而叹，胸襟可想。○天二评：此亦见本传。禹河本是北流，后世南流者皆非故道，天下治乱岂关于此。○陈评：灾荒之年，置百姓于不顾，天灾加人祸，天下焉有不乱之理！我还在这里做甚么？”将些散碎银子收拾好了，拴束行李，仍旧回家。○陈评：只得归家。“算计只有归来是”之思，已先于二娄。入了浙江境，才听得危素已还朝了，时知县也升任去了，○黄评：撇去二人最妙。○陈评：得上司欢心，自必升迁。官场升降内情，尽在“升任去了”四字中。因此放心回家，拜见母亲。看见母亲康健如常，心中欢喜。母亲又向他说秦老许多好处；○陈评：正映前文“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，替你扶持便了”。他慌忙打开行李，取出一匹茧绸⁹⁷、一包耿饼⁹⁸。○天二评：山东人事。拿过去拜谢了秦老。秦老又备酒与他洗尘⁹⁹。自此，王冕依旧吟诗作画，奉养母亲。

又过了六年，母亲老病卧床。王冕百方延医调治，总不

97. 茧绸：用柞蚕丝织成的绢绸，山东著名的土特产。

98. 耿饼：山东菏泽市耿庄出产的柿饼，是山东有名的土特产。

99. 洗尘：又作洗泥，指宴请远客。

见效。一日，母亲吩咐王冕道：“我眼见得不济事了¹⁰⁰。但这几年来，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，该劝你出去做官，○天二评：做官不消学问，学问又何必做官做官。○陈评：常人皆以为有学问就该做官。做官，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！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；○陈评：王冕之母有此识见可知不是常人，实属难能。况你的性情高傲，倘若弄出祸来，反为不美。○齐评：不愧元章之母。○天二评：知子莫若母。○黄评：非此母不生此子。正对后文匡超人。○陈评：王母所言，亦可窥知文木老人对出仕之态度。我儿可听我的遗言，将来娶妻生子，守着我的坟墓，不要出去做官，我死了，口眼也闭。”○天二评：非此母不生此子。王冕哭着应诺。他母亲淹淹一息，归天去了。王冕擗踊¹⁰¹哀号，哭得那邻舍之人无不落泪。又亏秦老一力帮衬¹⁰²，制备衣衾棺槨¹⁰³。王冕负土成

100. 不济事：此处指病危无救。

101. 擗（pǐ）踊：又作辟踊。《礼记·檀弓》：“辟踊，哀之至也。”注：“抚心为辟，跳跃为踊。”即以手捶胸为擗，以足顿地为踊，形容十分悲哀。为丧亲之礼，《孝经·丧亲》：“擗踊哭泣，哀以送之。”

102. 帮衬：帮忙。

103. 棺槨（guǒ）：古代棺木有两重，内为棺，外称槨。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槨。”

坟¹⁰⁴，三年苫块¹⁰⁵，不必细说。

到了服阕¹⁰⁶之后，不过一年有余，天下就大乱了。方国

104. 负土成坟：晋人山涛亲自搬运泥土为母造坟，后来用以指为父母营葬事宜。

105. 三年苫（shān）块：《仪礼·既夕礼》：“居倚庐，寝苫枕块。”苫块，即寝苫枕块，指睡草垫，枕土块，以寄哀思。古代丧制中最重的一种为“三年丧”，臣为君、子为父母、妻为夫要服丧三年。第四回所云“三载居庐”即指“三年丧”。居庐，即庐居墓旁。

106. 服阕（què）：阕，终止。服阕，指三年服丧期满，卸去孝服，即俗称的“除孝”。《六部成语·吏部》：“丁父母忧已满三年，服制已终，例应起复”，谓之“服阕”。

珍¹⁰⁷据了浙江，张士诚¹⁰⁸据了苏州，陈友谅¹⁰⁹据了湖广，都

107. 方国珍（1319—1374）：元末黄岩（今属浙江）人。名珍，字国珍。世以贩盐浮海为业。至正八年（1348）率众数千人入海，打劫元政府漕运粮食，进攻浙东沿海。后降元，任海道运粮漕运万户，割据温州、台州、庆元三路。至正二十七年（1367）降朱元璋。

108. 张士诚（1321—1367）：元末泰州白驹场（今属江苏大丰市）人。幼名九四，盐贩出身。至正十三年（1353）率盐丁起义，攻占高邮等地。次年称诚王，国号周，年号天祐。渡江攻克常熟、湖州、松江、常州等地，十六年定都平江（今属江苏苏州）。次年降元，与方国珍从海道运粮，接济元都。至正二十三年（1363）称吴王。后被朱元璋所败，二十七年平江城破，被俘至金陵（今江苏南京），自缢死。

109. 陈友谅（1320—1363）：元末沔阳（今属湖北）人。渔民出身，曾为县吏。参加徐寿辉红巾军。至正二十年（1360）杀寿辉，自立称帝，建都江州，国号汉，年号大义。屡为朱元璋所败，至正二十三年在九江口中箭死。

是些草窃¹¹⁰的英雄。只有太祖皇帝¹¹¹起兵滁阳¹¹²，得了金陵，立为吴王，乃是王者之师。提兵破了方国珍，号令全浙，乡村镇市，并无骚扰。

一日，日中时分，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，只见十几骑马竟投他村里来。为头一人，头戴武巾¹¹³，身穿团花战袍¹¹⁴，白净面皮，三络髭须，真有龙凤之表¹¹⁵。那人到门首下了马，向王冕施礼道：“动问一声，那里是王冕先生

110. 草窃：旧时指坏人乘机掠夺。《书·微子》：“殷罔不小大，好草窃奸宄。”孔传：“草野窃盗又为奸宄于内外。”孙星衍谓“草”与“钞”“抄”音近，为抄的假借字。草窃义为抄掠。见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九。

111. 太祖皇帝：即朱元璋（1328—1398），濠州钟离（今安徽凤阳东）人，幼名重八，又名兴宗，字国瑞。贫农出身，少年时在皇觉寺为僧，至正十二年（1352）参加郭子兴部红巾军。龙凤二年（1356）攻克集庆（今江苏南京），称吴国公。1368年称帝，定国号为明，年号洪武，太祖是其死后庙号。下文滁阳王、吴王均指朱元璋。

112. 滁阳：滁水之阳，此指元滁州治所（今安徽滁州东北）。

113. 武巾：军官所戴软帽。

114. 团花战袍：用有圆形图案的面料做成的一种军便服。

115. 龙凤之表：形容非凡的帝王之相。

家？”王冕道：“小人王冕，这里便是寒舍。”那人喜道：

“如此甚妙。特来晋謁。”吩咐从人都下了马，屯在外边，把马都系在湖边柳树上。○天二评：本以系牛，今忽系马，牛若

曰不虞君之涉我地。那人独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，分宾主施礼

坐下。王冕道：“不敢拜问尊官尊姓大名？因甚降临这乡僻所在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姓朱，先在江南起兵，号滁阳王；

而今据有金陵，称为吴王的便是。○天二评：数语亦落落大方。

因平方国珍到此，特来拜访先生。”王冕道：“乡民肉眼不识，原来就是王爷。但乡民一介愚人，怎敢劳王爷贵

步？”吴王道：“孤是一个粗卤汉子，今得见先生儒者气象，不觉功利之见顿消。○天二评：汉高、光武未必能作是语。

孤在江南，即慕大名，今来拜访，要先生指示评：浙人久反之后，何以能服其心？”○陈评：前文所云“晋謁”以及下

马、携手、施礼、慕名来访云云，全在于“要先生指示”。“功利之见”，何尝“顿消”！王冕道：“大王是高明远见的，不消

乡民多说。若以仁义服人，何人不服，岂但浙江？若以兵力服人，浙人虽弱，恐亦义不受辱，○齐评：言简而尽。○天

二评：案传，冕隐九里山为胡大海所执，大海问策，冕答云云，此借为答太祖语。不见方国珍么？”○黄评：此非正文，略写已足。

吴王叹息，点头称善。○陈评：得天下者，必先得民心。此乃不

刊之论。两人促膝¹¹⁶谈到日暮。那些从者都带有干粮；○陈评：自带干粮，是状“王者之师”之纪律严明，抑是写大兵过处，百姓已无余粮可供搜剔？王冕自到厨下，烙了一斤面饼，炒了一盘韭菜，自捧出来陪着。吴王吃了，○天二评：虽蔬食菜羹，未必不饱。称谢教诲，上马去了。这日秦老进城回来，问及此事。王冕也不曾说就是吴王，○陈评：王冕之慎言，非仅不喜攀结，亦为保全自身计耳。只说是军中一个将官，向年¹¹⁷在山东相识的，故此来看我一看。○天二评：非瞒秦老也，盖有难言者。○约评：非难言也，只因乡间眼界小，恐哄动众人耳，如此才是真隐。说着就罢了。○黄评：好，亦是省笔之法。

不数年间，吴王削平祸乱，定鼎应天¹¹⁸，天下一统，建国号大明，年号洪武。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。到了洪武四年，秦老又进城里，回来向王冕道：“危老爷已自问了罪，

116. 促膝：膝与膝相接，坐得很近。萧统《答晋安王书》：“省览周环，慰同促膝。”

117. 向年：往年。

118. 定鼎应天：建立明朝，定都南京。定鼎，相传夏禹铸九鼎，以象九州，置于国都，历商至周，作为传国重器。因之，后称建立国都为“定鼎”。应天，明初于南京设立应天府，辖七县。至于第六回“应天巢县”的应天，是指国都南京直辖的特别行政区，其范围较应天府为大，北至徐州，西至英山，南至婺源，东至海边。

发在和州去了。○天二评：案余忠宣墓在安庆西门外，不当云和州。○平步青评：云林子偃，官和州学正，后人因有谪和州守余墓之讹。我带了一本邸抄¹¹⁹来与你看。”王冕接过来看，才晓得危素¹²⁰归降之后，妄自尊大，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。太祖

119. 邸抄：汉之郡国、唐之藩镇于京师设“邸”，为来朝止息处所。邸中抄录朝中诏令章奏一类文件，以报告官员，称“邸抄”（亦称“邸报”）。《六部成语·吏部》“邸抄”条云：“府第曰邸，此处用之指内阁也。即由内阁抄出之上谕也。”

120. 危素（1303—1372）：字太朴，一字云林，江西金溪人。至正六年（1346）授经筵检讨，修宋、辽、金史，累迁工部侍郎、礼部尚书。至正二十年（1360）拜参知政事。降明后，洪武二年（1369）授翰林侍讲学士，与宋濂等同修《元史》，兼弘文馆学士。晚年谪居和州（今安徽和县），“守余阙庙，岁余卒”（《明史·危素传》）。

大怒，发往和州守余阙墓¹²¹去了。此一条之后，便是礼部¹²²议定取士之法评：三年一科¹²³，用五经¹²⁴、四书¹²⁵，八股文

121. 守余阙墓：余阙（1303—1358），原籍河西武威（今甘肃武威），生于庐州（今安徽合肥），元统年间进士，曾任宋、辽、金史修撰。后以淮东行省左丞守安庆，至正十七年（1357）陈友谅攻安庆，次年初城破，余阙阵亡。陆容《菽园杂记》卷三：“高皇一日遣小内使至翰林，看何人在院。时危素太朴当直，对内使云‘老臣危素’。内使复命，上默然。翌日传旨令素余阙墓烧香。盖余、危皆元臣，余为元死节。盖厌其自称老臣，故以愧之。”

122. 礼部：为封建朝廷的中央机构之一。明清时中央六部次第为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。礼部职掌典章制度、祭祀、学校、贡举（科举）和接待四方宾客。长官为尚书，明代正二品，清代从一品，也称“大宗伯”、“宗伯”、“春官”。副长官为左、右侍郎各一人（左为上），明代正三品，清代正二品，称“少宗伯”。

123. 三年一科：明清科举制度，考举人的乡试与考进士的会试，都是三年一次。乡试逢子、卯、午、酉年举行，会试逢丑、辰、未、戌年举行。

124. 五经：即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等五部儒家经典。汉代《礼》指《仪礼》，后代则指《礼记》。

125. 四书：即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四部书。南宋理学家朱熹曾为之注解。

¹²⁶。王冕指与秦老看，道：“这个法却定的不好！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¹²⁷之路，把那文行出处¹²⁸都看得轻了。”○齐评：宰相见识，惜乎明祖不得闻其语也。○天二评：借危素事搭入八股取士，便捷。据传，冕在胡大海军中，太祖授以谕议参军而冕死。危素之谪与八股之行皆在其后，此特借以了前案及映起全书许多时文鬼耳。然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，岂特八股为然。○黄评：作者本旨。○陈评：全书之宗旨于此处揭示明白。说着，天色晚了下来。此时正是初夏，天时乍热，秦老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，两人小饮。须臾，东方月上，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。○天二评：欲写怪风却先写明月，此文家烘染法。那些眠鸥宿鹭，阒¹²⁹然无声。王冕左手持杯，右手指着

126. 八股文：明清科举考试所规定的文体，又称经义、制义、制艺、时文。这种文体由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题比、虚比、中比、后比、大结八个段落组成。虚比、中比、后比、大结又称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，是文中正式议论的部分。这四段又各由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构成，合共八股，因而称八股文。八股文必须从四书、五经中命题，“代圣人立言”，考生不可自由发挥。

127. 荣身：意谓使其人得以荣耀光显。

128. 文行出处：文指文章、学业，行指道德、品行，出指仕宦，处指退隐。

129. 阒（qù）然：寂静。

天上的星，向秦老道：“你看贯索犯文昌¹³⁰，一代文人有厄！”○陈评：贯索，象征牢狱之星座；文昌，象征文运之星座。着一“犯”字，文人危矣！话犹未了，忽然起一阵怪风，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，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。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。○陈评：同是借天象之异常，预示人世之变故。少顷，风声略定，睁眼看时，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，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。○天二评：文曲星耶？若是其小乎？接上文有厄而来。○黄评：可知亦“且夫尝谓”之人。王冕道：“天可怜见，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¹³¹，我们是不及见了！”当夜收拾家伙，各自歇息。

自此以后，时常有人传说，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¹³²，

130. 贯索犯文昌：贯索与文昌均为星宿，贯索九星，象征牢狱；文昌六星，主持文运。贯索犯文昌，意谓象征牢狱的贯索星侵犯了主持文运的文昌星，文人将有灾难。

131. 文运：文学盛衰的运会。

132. 浙江布政司：明初将全国分成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（省称布政司）。主官为左、右布政使各一人，明清均为从二品。明初是一省的行政长官；明后期和清代，则成为总督和巡抚的僚属，专理民政和财政，并减为每省一人（清代唯江苏设二人，分驻江宁、苏州）。布政使也称“藩司”、“藩台”。第一回指一省的行政长官，以后各回均指专理民政、财政的官员。

要征聘¹³³王冕出来做官。初时不在意里，后来渐渐说的多了，王冕并不通知秦老，私自收拾，连夜逃往会稽山中。○天二评：省笔。○黄评：亦省文。○陈评：“不通知”、“私自”、“连夜”，足见其不为官之决心。半年之后，朝廷果然遣一员官，捧着诏书¹³⁴；带领许多人，将着¹³⁵彩缎表里¹³⁶，来到秦老门首，见秦老八十多岁，须鬓皓然，手扶拄杖。那官与他施礼，秦老让到草堂坐下。那官问道：“王冕先生就在这庄上么？而今皇恩授他咨议参军¹³⁷之职，下官特地捧诏而来。”○黄评：此影正文之征辟。秦老道：“他虽是这里人，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。”○天二评：真情。秦老献过了茶，

133. 征聘：朝廷以礼招聘有学行的人出任官职。《左传·宣公九年》：“王使来征聘。”

134. 诏书：皇帝布告臣民的文书命令，此指明太祖授给王冕官职的任命书。

135. 将着：持着。

136. 表里：赠送或赏赐用的衣料，亦作表礼。

137. 咨议参军：东汉设有参军事、军谘（同咨）祭酒之官。两晋、南北朝时，诸王府置咨议参军，以备顾问。明初也曾一度设置，不久废除。《明史·王冕传》：“太祖下婺州，物色得之，置幕府，授咨议参军。一夕病卒。”

领那官员走到王冕家，推开了门，见𧈧𧈧¹³⁸满室，蓬蒿¹³⁹满径，知是果然去得久了。○陈评：“久矣”、“久了”，可见王冕抽身之早。远避征聘，正是后文所写辞聘之前奏。那官咨嗟叹息了一回，仍旧捧诏回旨去了。

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，并不自言姓名，○天二评：故秦老不知。后来得病去世，山邻敛些钱财，葬于会稽山下。是年，秦老亦寿终于家。○陈评：王去世，秦寿终，“楔子”结束矣。可笑近来文人学士，说着王冕，都称他做王参军，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？○齐评：不背母训，真是高人。○天二评：此亦竹垞翁赞中语。所以表白一番。○陈评：“表白一番”，不仅为王冕“表白”，亦是作者官不可做、做官无好下场思想之自白。这不过是个楔子，下面还有正文。

○陈评：回评 此回书，通过“楔子”以“敷陈”创作“大意”，塑造“名流”王冕以“隐括”小说“全文”。楔子故事发生于元末明初（洪武四年以前），而正文则从成化末年写起，两者相去百年之久，与正文似断却续，正是“楔子”特色。作者创作《外史》意旨，借此回书中所塑造之人物形象表露无遗。名流王冕是文木老人竭力表彰之人物，置之卷首，有以之为士子楷模之意。他主张当国者要以仁义服人，为政者不可酷虐百姓；士子要讲究文行出处，不可一

138. 𧈧𧈧 (xiāo shāo): 长脚蛛。此处指蛛网。

139. 蓬蒿: 杂草。蓬，飞蓬；蒿，有青蒿、白蒿等多种。

味追逐功名富贵。他认为八股科举是造成士子堕落之祸源，乃借天象变异加以斥责，说是“一代文人有厄”！王冕对于自己主张身体力行，研究学问却不是谋求做官，学画荷花又不是猎取虚名，奉事老母尽孝，日常行事率真，最后隐居会稽山中。王冕之母和秦老，皆出身乡农，为人厚道，均有识见，对王冕所作所为颇为支持。危素、时仁，乃为宦之士人；而胖子、胡子、瘦子，乃居乡之士绅。侪辈大都由科举出身，相互攀结，谋固其位，只知追名逐利，而置小民于不顾。正反映出八股科举对士人毒害之深重。此回书中所出现之各类人物，在正文中均可寻到他们的同路人；而正文中徐徐展开之情节，亦被高度浓缩于此回书中。虽然人物姓名不同，故事情节亦异，然而，在反映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评价、表述作品的思想主旨上，却是先后相辉映的。○黄评：妙批。○黄评：妙。○【卧评】

元人杂剧开卷率有楔子。楔子者，借他事以引起所记之事也。然与本事毫不相涉，则是庸手俗笔，随意填凑，何以见笔墨之妙乎？作者以史汉才作为稗官，观楔子一卷，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，真是不肯浪费笔墨。“功名富贵”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。故开口即叫破，却只轻轻点逗。以后千变万化，无非从此四个字现出地狱变相。可谓一茎草化丈六金身。穿阔衣，戴高帽，叹黄河北流，都是王元章本传内事，用来都不着形迹。功名富贵人所必争，王元章不独不要功名富贵，并且躲避功名富贵；不独王元章躲避功名富贵，元章之母亦生怕功名富贵。呜呼，是真其性与人殊欤？盖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，原有一种不食烟火之人，难与世间人同其嗜好耳。翟买

办替时知县办事，时知县替危老师办事，各人办各人的事，元章非其注意之人也。世有穷书生得纳交于知县，诋诃然自谓人生得一知己死可不恨者，安知其不因危老师而来也？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书中诸人之影子，其所谈论又是全部书中言辞之程式。小小一段文字亦大有关系。学画荷花，便有雨霁湖光一段；将谪星辰，便有露凉夜静一段。文笔异样烘染。秦老是极有情的人。却不读书，不做官，而不害其为正人君子。作者于此寄慨不少。